

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

青海省

海北藏族自治州概况

(初稿)

4

海北藏族自治州概况編輯委员会編

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

青海省 海北藏族自治州概况

(初稿)

海北藏族自治州概况編輯委员会編

前 言

为了反映建国十年来党在全国民族工作方面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反映各少数民族的新的面貌和新的民族关系，阐述党的民族政策，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便于向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1958年各自治地方負責編写自己“民族自治地方概况”。在編写过程中，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組織的各省（自治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也参加了一部分工作。到1959年底，大部分书稿都已写出初稿。

这几年来，这些稿本虽經迭次修改，质量有所提高，但仍然存在着不少缺点甚至錯誤。为了便于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見，以便今后能夠組織适当力量加以修改、充实和提高，逐步达到公开出版的要求；对一些問題較多的稿本則是为了保存資料免于散失，以便将来整理修改；現在不加改动地把这些书稿印刷出来。我們希望各地的有关党政机关的領導同志、科学工作者，和少数民族地区有关方面的同志，能夠多多提出批評和指正。

目 录

一	富饒美丽的海北	{ 1 }
	(一) 自然概况	{ 1 }
	(二) 物产资源	{ 4 }
	(三) 民族和人口	{ 6 }
	(四) 建置沿革和行政区划	{ 7 }
二	历史簡述	{ 9 }
	(一) 各族人民迁入海北的历史	{ 9 }
	(二) 封建制度对各族人民的残酷統治	{ 11 }
	(三) 各族人民对历代反动統治者的英勇斗争	{ 17 }
三	海北各族人民的解放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	{ 21 }
	(一) 海北各族人民的解放	{ 21 }
	(二) 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的建立	{ 24 }
	(三) 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偉大胜利	{ 30 }
	(四) 民族干部的成长和壮大	{ 34 }
四	社会主义革命和群众反封建訴苦斗争	{ 39 }
	(一) 农业合作化	{ 39 }
	(二) 畜牧业合作化	{ 41 }
	(三) 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44 }
	(四) 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 47 }
	(五) 轟轟烈烈的群众反封建訴苦斗争	{ 49 }
五	人民公社化运动	{ 59 }

(一) 人民公社的誕生	[59]
(二) 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62]
(三) 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	[67]
六 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71]
(一) 畜牧业的大发展	[71]
(二) 农业生产大跃进	[77]
(三) 工业建设从无到有	[81]
(四) 商业贸易日益繁荣	[83]
(五) 交通运输业突飞猛进	[86]
(六) 林业在发展	[87]
七 文化教育事业的伟大成就	[89]
(一) 教育事业阔步前进	[89]
(二) 文化艺术事业的成就	[93]
(三) 医疗卫生给人民带来了幸福	[98]
(四) 体育事业逐步开展	[101]
八 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105]
(一) 物质生活大大提高	[106]
(二)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109]
九 美好的明天	[113]
(一) 发展远景无比灿烂	[113]
(二) 群情欢呼共产党 人人热爱毛主席	[115]

一 富饒美丽的海北

一 自然概况

海北藏族自治州，是祖国青海省的一个幅員辽阔、山川锦绣、水草丰美、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地区。位于“青海湖”北岸，并因此而得名。东、南与湟源、湟中、互助、大通等县接壤，西与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的天峻县毗連，南与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共和县相接，东、北与甘肃省的古浪、天祝、山丹、永昌、张掖等县为鄰，东西长约二百九十公里，南北宽约一百八十公里，面积约为五万二千平方公里。

形势雄伟的祁連山脉，由西北而东南，横臥自治州中部。它的支脉，如托勒山、野牛山、景阳岭、冷龙山、大坂山等，层峯糾結，巍峨起伏，貫穿全州各地。在每一山脉之中都蘊藏着极其丰富的矿藏。可是，在解放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中，历代的反动統治阶级，从来不会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来設想祁連山的开发事宜，而且在他們反动的民族压迫政策下，这个地方械斗頻繁，人民遭受了无数次的屠杀，以致长期成了一个荒蕪的世界。直到解放前夕，很多地区也是一片人跡罕見、野兽出沒的荒凉景象。解放后，祁連山才睜开了千万年沉睡的眼睛，徐徐甦醒；特别是大跃进以来，海北各族人民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發揮了冲天的革命干劲，使祁連山的面貌大为改观。人們以自己親身的感受，写下了許許多多描繪祁連山的詩歌，其中两首写道：

羣山环抱祁連山，銀色山尖聳雲端；
葱綠良田似地毯，山清水秀賽江南。

巍峨祁連山，宝藏說不完。
到处有金屬，遍地是煤田。
綠蔭松柏樹，筆直入雲端。
牛羊遍山跑，馬羣布草原。
万室汇聚地，日夜光閃閃。

祁連山的宝藏，給自治州工业建設提供了无限优厚的条件。目前，由小到大，由土到洋，土洋并举的厂矿企业，已經逐步在兴建。工业尖兵——勘探人員日夜出現在深山峽谷之中，他們立下了雄心壮志：一定要叫祁連山为祖国献宝，为人民造福。

全州境内河流很多，凡两山之間必然汇有大小不同的水系，有名的計有一百四十多条。較大的有浩門河（即大通河）、托勒河、八宝河、黑河、哈尔盖河、伊克烏兰河、甘孜河等，其中又以浩門河为最大。它发源于魯集肯山南麓，发源处叫烏兰木倫河，由西而东，延伸五百多公里，东南流經門源回族自治县以南，再經仙米、朱固等峽谷，折向南流，直伸至甘肃省的窑街，又折回民和县的享堂，汇入湟水。浩門河源高水清，流經主要农耕地，大跃进以来，各族人民以豪迈的英雄气概，破山开渠，引水灌溉农田，变水害为水利，在它的流域范围内，許多地方已经构成渠道縱橫的农田灌溉网。全州所有水系，由于落差較大，蘊藏的水力非常丰富，是理想的水电建設区。現在，浩門河东段的旱台等地，已建成小型水电站两处，农民有史以来第一次用电灯

照明。黑河、托勒河、哈尔盖河、伊克烏兰河、沙柳河、甘孜河等，大都流经祁連、刚察、海晏等地的天然牧场，是草原水利的理想河流。

海北地势高低差距较大，海拔高山谷地约为二千五百公尺至三千六百公尺，山地在一千四百公尺以上。地区范围在东经九十五度至一百零四度，北纬三十六度至三十九度之内。具有大陆性气候的特征，但也有类似江南地方的多雨季节。一般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河谷与低洼地区，年降雨量在四百至五百毫米之间，气候比较湿润，年气温平均在摄氏零度到十度左右；二类是丘陵与山腰地区，年降雨量在五百毫米以上；三类是个别高山顶及其阴坡地区，年降雨量在六百毫米以上，气温较低。但不论在哪类地区，年降雨期多集中于有利农作物和牧草生长的五、六、七、八四个月內，约占年降雨量的70%以上，尤其在七、八月份，几乎占年降雨量的50%左右。

海北日照时间长，强度也较大。全年总日照时数在二千五百小时以上。在四至八月份作物生长季节里，月总日照时数一般在二百至二百五十小时，最高达二百九十小时，有利于作物的物质积累，千粒重大。日照较强，部分弥补了作物生育期间气温低的缺陷。

海北的土壤，以山地草原土和山地草甸土为主，河谷平原地带则有很多森林灰化土和黑钙土，这种土壤有机质甚多，非常肥沃，有利于农作物和牧草的生长。

上述这种多样性的气候，充足的雨量，肥沃的土壤，充沛的水源，都是自治州发展农牧业的优越条件。虽然部分地区冬季较冷，霜期较长，夏季有局限性冰雹等自然灾害，但解放十年来，

各族广大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大规模地进行了封山育林和植树造林等工作，已经使这些不利于农作物生长的消极因素，逐渐在改变。今后随着科学事业的普及和发展，人们将会进一步掌握和运用自然规律，那些不利于生产和建设的因素，必将最后被征服。

二 物产资源

祁連山的每一支脉中，都蕴藏有种类繁多，品质优良的矿产。现已探明的，计有铜、铁、煤、铬、锰、金、镍、磷、铝、铅锌、云母、石棉、滑石、锡铂、菱镁、硫磺、石墨、岩盐、石膏、重晶石、石英岩、石灰岩等二、三十种，储量很大，品位很高。这些丰富的宝藏，都是自治州发展工业的优越条件。

在海拔較低的河谷地带，有大片的宜农土地，可种植多种多样的农作物。目前种植的粮食作物以青稞、小麦、燕麦为主，次为豌豆、蚕豆和洋芋；经济作物中有油菜、甜菜和蔓菁等；蔬菜类有萝卜、白菜、菠菜、大葱、大蒜、韭菜等二十多种；浩門河下游的仙米、朱固地区，气候較暖，宜种更多种类的蔬菜和經濟作物，园艺示范場已经在那里开始筹建。

海北是青海省畜牧业基地之一。有水草丰茂的广阔牧场，生长着禾本、豆科、菊科的垂穗俄冠草、野麦草、花苜蓿、紫云英等数十种滋养丰富的牧草。在这里飼放着綿羊、山羊、馬、騾、馱、牦牛、犏牛、黃牛等一百多万头。聞名全国的乘輓兼用的“大通馬”，就大量出产在本州的門源回族自治县境内（因門源过去叫‘北大通’，故称‘大通馬’，相傳至今）。这种馬，体

态健美均匀，具有耐寒坚韧的性格，善走善馱又善拉。牦牛、犏牛和黃牛，既能馱又能拉，且乳肉兼丰。每头母犏牛每年可产奶油五十斤左右，每头大牦牛可宰肉三百五十斤至四百斤。“改良羊”（新疆羊与藏系羊杂交）每只母羊每年可产細毛五至六斤；每只羯羊可宰肉六十至八十斤。目前，全州每年約产羊毛三百五十万斤以上。另外，馬鬃、馬尾、牛毛、羊絨、皮张等，也是宝贵的出口物資和工业原料，每年都有大量出产。

在祁連和門源地区的山峦中，生长着茂密参天的森林，蓄积着大量的木材。不少木材的直径达一公尺以上。这些林木，不仅对調节海北气候有积极作用，而且为工业建筑和民用建筑提供了物質条件。

在蒼郁的林海里和辽阔的草原上，棲居着鹿、麝、熊、豹、猓狍、扫雪、雪豹、野牛、野馬和野羊等野生动物，有的产肉极多，有的皮毛貴重，鹿茸、麝香、熊胆又是价值很高的葯材或香料。野生植物中可以用作食品、葯材和輕工业原料的很多，如蘑菇、人参果（蕨麻）、甘草、羌活、党参、大黃、冬青、浪麻等，产量都很大。这些种类繁多的土特产品，有利于自治州发展付业生产。

在青海湖和几个主要河流中盛产湟魚（无鳞魚）；浩門河下游还产鯉魚。

綜上所述，充分說明了海北藏族自治州是一个宜牧、宜农、宜工、宜林的好地方，有着以牧为主，农、林、牧、付、漁全面发展的优越条件。海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发揚自己傳統的勤劳、勇敢、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开发和利用这块富饒美丽的土地，为祖国和自治州工业化和农牧业机械化、

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的伟大目标，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三 民族和人口

海北藏族自治州是个多民族的地区。现在生活在这块富庶土地上的藏族、汉族、回族、蒙古族、土族、撒拉族等共約十九万多人。1953年自治州成立时，全州人口总计为七万一千六百六十六人，其中藏族占36%，汉族占34%，回族占22%，其他民族占8%。藏族和蒙古族多以畜牧业经济为主，长期过着游牧生活，大部居住在草原地带，如刚察、祁连和海晏、門源的牧业区；汉、回、土、撒拉等族多以农业或半农半牧业经济为主，大多居住在农业区或农牧交错区，如門源和祁连、海晏的小块农业区。解放前，除了刚察地区基本上是藏族聚居区以外，海晏、祁连两县是以藏族为主的各民族交错杂居区，門源是以回、汉为主的各民族杂居区，这种情况，是有利于各民族間的文化经济交流的。

长期以来，生活在海北境内的各族劳动人民，都是勤劳、勇敢、坚苦、朴素的。他們曾以頑强不屈的斗争精神，不断地反抗过反动統治者的压迫，他們曾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开拓了海北地区的天然财富，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經驗，创造了不少的生产技能，使这个地区的牧业、农业、手工业以及其他事业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每个民族对我们伟大祖国的締造都有光荣的贡献。

解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沿着平等团结、共同发展的道路，闊步前进。十年来，各民族的人口，有的增长了一倍，有的增长了两倍多。但是人口的密度仍然很小，平均每一平方公

里尚不到四个人。因此，海北各少数民族人民，为了加速自治州的社会主义建設，尽快地改变自治州长期以来“一穷二白”的面貌，殷切地渴望兄弟地区給予人力、物力的支援。他們对于来自兄弟地区的汉族人民，給予亲如家人的接待。事实也已証明，汉族人民的到来，对于海北各族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面貌和民族面貌的改变，已经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 建置沿革和行政区划

海北四县，自汉时起，长期被称为“断羌胡之交”的地区，或为“联络甘凉，隔阂羌狄”之地。海晏、刚察地区虽然早在公元四年（汉平帝元始四年）在三角城設立过“西海郡”，建置較早，但因当时的反动統治者征战頻繁，随置随废，一直没有一个永久性的建置。到公元610年，隋煬帝在击破吐谷渾伏允的主力以后，置西海、河源等郡，西海郡的郡治移至海南的伏俟城，海晏、刚察地区又置于西海郡的管辖之下。公元670年左右，这里又成为战乱地区，直到1509年（明武宗正德四年），原来在河套地区的蒙古族移来，占据了这一地区，1724年（清雍正二年）以前，海北地区一直为蒙古族的放牧基地，到1724年清廷打敗了罗卜藏丹津以后，把青海蒙古族分編为五部二十九旗，仅海北就有十二旗，置于青海欽差大臣（駐西宁）管辖之下。1929年，青海伪省政府成立，青海各族人民一直处于馬步芳匪帮的血腥統治之下。1938年伪省府在海晏設立設治局，1944年改建为县；刚察直至1949年解放前，仍以部落名义直隶于伪省府。

門源、祁連两地，在清朝以前与海晏、刚察相似，主要为蒙古族中反动統治階級爭占之区。1725年（清雍正三年），即在清

政府打败了罗卜藏丹津以后，筑起了白塔（今大通县城）、大通（今門源县城）和永安（門源县城西北六十公里）三城，于門源設立大通付总兵，轄永安营和白塔营，屬西宁鎮所管，以后設大通卫（先駐在門源，1744年移至大通），隶于西宁府。祁連在清朝时仍为蒙古族的牧地，隶西宁欽差衙門。十八世紀末，原居大河坝以南玉树地区的阿力克部落移牧于祁連。1929年青海建省后，划大坂山以北为門源县（名义上管轄祁連），1938年設祁連設治局，1944年改县。

解放以前，海北地区除了农业区以外，仍然保留着部落分割的局面，計有三十八个部落和十二个（实际只有十一个）蒙旗。在馬步芳匪帮統治时期，在基层政权中推行了保甲制度，同时又在千百户的世袭制度上加了一层委任制。

1949年9月海北解放后，各族劳动人民真正成了这块土地上的主人。人民政权先后在門源、海晏、祁連和刚察建立起来，并且自上而下地建立了二十多个区乡政权組織或相当于区乡政权的工作組。从1953年起，又自下而上地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当年末成立了海北藏族自治区。宪法公布以后，根据国家这一根本大法的規定，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了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改过去的海北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为现在的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当时海北四县共轄三十八个乡，其中有六个民族乡。

二 历史簡述*

一 各族人民迁入海北的历史

海北地区各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特别是藏族和蒙古族，长期以来就在这一带从事游牧狩猎活动。公元1509年至1637年間，蒙古族的阿尔忒斯和依不刺、俺答、額魯特固始汗等，先后从内蒙、新疆等地越过祁連山，进入海北，当地的藏族和其他民族大部迁往黄河以南。1724年（清雍正二年），年羹尧打败了固始汗之孙罗卜藏丹津，采取了毒辣的所謂“撫藏剿蒙”的政策，給藏族头目封以“土司千百戶”、“土司巡檢”等官銜；对蒙古族則实行大屠杀政策。蒙古族經年羹尧这个刽子手的大屠杀以后，人口銳減，海北地区形成空曠状态，居住在黄河以南的藏族就逐漸向北移牧。这时，清朝政府那种所謂“撫藏”政策的反动本質也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它用武力阻止藏族向北迁移，除杀害了刚察族头人依木旦以外，还大量残杀藏族人民，全海北地区只剩下阿力克等部落的藏族人民留居在浩門河中游。到1851年（咸丰初年）以后，黄河以南的藏族刚察、汪什代海、千卜录、拉安、都秀、完秀、曲加羊、公哇他尔等八个部落，冲破重重阻拦，移牧于“青海湖”周围地区，謂之“环海八族”。当地倖存的蒙古族人民給这些藏族人民让出了牧场，藏族人民也为蒙古族人民分担了沉重的“官差”，和睦相处，安居下来。由此可知，蒙藏族人民这种风雨同舟的友好关系由来已久；同时也可証明現在居住

在海北地区的藏族，大都是一百多年以前从黄河以南（即现在的黄南、果洛、玉树地区）迁来的。现在，全州许多藏族聚居的地方，仍然保留着蒙古族旧有的名称，如伊克烏兰、布哈兰、吉尔孟、哈尔盖、苏吉、扎薩、俄博……等等。现在蒙古族除了散居在藏族、汉族、回族聚居区以外，聚居的地方，只有祁連县的默勒一地。藏族中的原刚察部落分布在刚察县境内；原达如玉部落分布在海晏县境内；原阿力克和扎麻什克部落分布在祁連县境内；原仙米、朱固和納隆等部落分布在門源回族自治县境内。

汉族从两汉时代就开始向西海郡一带移入。当时主要是軍屯和移民，以后又有大批汉族商人落戶。公元前61年（汉武帝神爵元年），赵充国在征服了先令羌族的相玉之后，便在东起浩門，西至青海湖边的广闊地区內，留兵修房，开墾荒地，挖渠、修路，并修筑桥涵七十余座。这些士兵和赵充国的家族，后来大多留居下来，給当地土著民族带来了文化和比較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土著民族的发展。汉族人民与当地土著民族人民实行了“茶馬互市”的经济来往，发展了民族商业貿易，增加了更多的联系，以后山西、陝西、甘肃等地的商人自动迁入的也年有增加，而且大多落戶，从事农牧业生产。

海北的回族人民，大体是从元代开始由新疆、甘肃等地陸續迁来。当时迁来的回族人民，和藏族、蒙古族、汉族人民杂居一起，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互相来往，和睦相处。但由于反动統治階級对回族人民进行过多次大屠杀，倖存者东奔西逃，得不到安身之地。在蔣介石和馬步芳血腥統治时期，西宁、化隆、大通等地的回族人民，有的被当地地主恶霸霸占了田产房屋，有的被馬匪爪牙赶出門外，其中一部分流落在海北。

在封建制度統治的年代里，各族人民虽然在经济、文化和貿易等方面有过长时期的来往交流，尤其是汉族人民的移入，对发展各少数民族的生产有很大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反动統治阶级长期維護着落后、黑暗、残酷、野蛮的封建制度，使落后的生产关系严重地束縛着生产力的发展，既造成了經濟衰蔽、文化落后的局面，又使少数民族的人口得不到应有的增殖。因此，海北各少数民族人民，一方面迫切要求推翻封建統治制度，一方面真誠欢迎汉族人民来帮助自己建設家园。

二 封建制度对各族人民的残酷統治

解放前，海北地区基本上是封建社会，但还存在奴隶制残余。不論在农业区、农牧交錯区，或者牧业区，阶级分化都很明显。地主、牧主阶级和宗教寺院上层統治集团形成了残酷的封建統治体系，不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占着絕对的統治地位。

海北各族人民，在封建制度的长期統治和压迫下，終年过着牛馬不如的悲慘生活。地主、牧主、王公、千百戶等，占有大量的土地、牲畜和草場，而广大的劳动农、牧民群众，仅占有极少量的土地和牲畜，很多人真是“穷无立錐之地”。根据1953年土地改革时在門源县的調查，地主在土改前每人平均占有土地三十四亩三分，貧农每人平均只占有土地三亩一分五厘^①；此外，地主还占有大量牲畜，除了为数更多的牧畜以外，每戶的耕畜平均就有九点七头，而貧农每戶平均尚不到二点二头。占总农户

① 門源人少地多，据統計，土改前全县农业人口平均每人有土地9.3亩；而貧农每人平均只有3.15亩。

20%的僱农，大都是一无所有。又据1954年在牧业区的調查，解放前，占全州总牧戶96%左右的牧民，仅占有40%左右的牲畜，而占4%左右的牧主，却占有60%左右的牲畜。同时，牧主在使用草原方面，享有极大的特权，好水好草的地方，被他們霸占，不許貧苦牧民放牧。由于封建統治阶级占有大量的生产資料，并享有种种封建特权，他們便通过地租、畜租、高利貸、无偿劳役等方式，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和剝削。門源回族自治县地主阶级解放前利用出租土地或夥种土地等形式，对农民的剝削量一般在50%以上，有的达到60%，再加上高利貸的盘剝和苛捐杂稅的勒索，农民一年辛勤劳动的結果，往往只剩下几捆草，許多人被弄得傾家蕩产，家破人亡。牧民当时的境况更为悲惨。牧主阶级象对待牛馬一样使用牧工，通常不但不給工資，还百般虐待。如刚察县原吉尔孟区牧工仁欠布，給百戶扛活二十一年，一直没有得过一分工钱，有一次，因他說了一句受不了折磨的話，就被百戶打得死去活来。原哈尔盖区一位二十三岁的女牧工，竟被牧主当做牲畜一样轉卖了十几家。貧苦牧民因为自己没有牲畜，不得不租放牧主的牲畜，每头犏牛的租額竟要二十多斤酥油，每头牦牛最低少不了十五斤。租額之高，往往占到产量的80%以上。高利貸对牧民的剝削也很惨重，一般是今年放出十斤酥油，明年收回十五斤，利率为50%；有的今年放出白洋一百元，明年收回二百元，利率为100%；刚察大寺今年放出一块茯茶，明年本利收三块，利率高达200%；有的还通过所謂“变色”和“羊羔生息”^①等形式，更残酷地剝削劳动牧民。广大的

① “变色”、“羊羔生息”：前者指借銀子还金子；后者指利上滾利。